

房 ROOM 间

〔爱尔兰〕爱玛·多诺霍著

李玉瑶 杨懿晶 译

我们
一起
告别「房间」



房 ROOM 间

[爱尔兰] 爱玛·多诺霍 著

李玉瑶 杨懿晶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间/(爱尔兰)多诺霍著;李玉瑶,杨懿晶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
ISBN 978-7-5321-6037-2

I. ①房… II. ①多… ②李… ③杨…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9693号

Emma Donoghue

ROOM

Copyright © Emma Donoghue, 2010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2016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854

责任编辑:俞雷庆
选题策划:张玉贞
封面设计:汪佳诗
封面插图:© Gaopinimages/Everett

房 间

[爱尔兰]爱玛·多诺霍 著
李玉瑶 杨懿晶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esle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e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5 字数 250,000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6037-2/1·4818 定价:48.00元

献给芬恩和尤纳，他们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的孩子，
我的烦恼这么沉重；
而你睡了，你心宁静；
你在愁苦的木箱里做梦；
在铜钉封死的暗夜里，
在深蓝黝黑中静静躺卧、发光。

——西摩尼德斯《达娜厄》^①

^① 西摩尼德斯 (Simonides) 为古希腊诗人，约生存于公元前五五六至四六八年。达娜厄 (Danaë) 是希腊神话中的公主，预言说她的孩子会杀死她的父亲，因此国王阿克里西奥斯将她囚禁在高塔里。不料天神宙斯化身一阵金雨与她交合，生下珀尔修斯。阿克里西奥斯不敢伤害神的儿子，就把达娜厄与珀尔修斯一起装进木箱里，抛入海中。此处引用的诗句就是达娜厄孤独无依，面对茫茫大海时的哀歌。后来这对母子被小岛上的渔夫搭救，珀尔修斯长大后杀死蛇发女妖美杜莎，屡建奇功，也在一场意外事故中误杀外公，应验了预言。此处依照拉提摩尔 (Richmond Lattimore) 之英译版本翻译。

目录

1	礼物
53	辟谎
103	死去
159	后来
253	活着
324	致谢
325	故事是另一种真实 / 李玉瑶

礼 物

ROOM

今天我五岁了。昨天晚上我在衣柜里睡着的时候还是四岁，但当我在黑黢黢的夜里从床上醒来时就变成五岁了，一派胡言嘛。在此之前，我三岁，两岁，然后一岁，零岁。“我负岁过吗？”

“嗯？”妈伸了个大大的懒腰。

“在天堂里。我有没有负一岁、负两岁、负三岁……”

“没有，在你从天而降之前是不算岁数的。”

“穿过天窗。我凑巧来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不再忧伤了。”

“你说得对。”妈伸出手打开了台灯，他总能嗖地一下让所有东西都亮起来。

我刚好来得及闭上眼，然后睁开一只眼，接着两只眼都睁开了。

“我哭到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她告诉我，“我就躺在这里数秒。”

“数了多少秒？”我问她。

“成百万上亿。”

“不，可到底有多少秒呢？”

“我数糊涂了。”妈说。

“然后你就不停地祈求一个宝宝，直到肚子变大。”

她咧嘴一笑，“我能感到你在踢。”

“我在踢什么？”

“当然是我了。”

对此我总是大笑。

“从里面，砰砰。”妈撩起她的T恤睡衣，鼓起肚子，“我想着，杰克就快出生了。第二天一早，你滑出来滑到地毯上，眼睛睁得大大的。”

我低头看着地毯，那上面红、褐、黑三色交错纠缠，还有我出

生时不小心溅到的污渍。“你剪断了脐带，我获得了自由，”我对妈说，“接着我变成了一个男孩。”

“实际上，当时你已经是一个男孩了。”她起床走向恒温器，打开他取暖。

我觉得昨晚九点之后他没来过，如果他来过的话，空气总会有点不同。因为她不喜欢谈论他，所以我从来不问。

“说吧，五岁先生，你是现在就要你的礼物还是早餐后？”

“礼物是什么，是什么啊？”

“我知道你很兴奋，”她说，“但记住不要咬手指头，细菌会悄悄从咬破的地方钻进去。”

“那会让我生病，就像我三岁时那样上吐下泻。”

“甚至比那更糟，”妈说，“细菌还可能要了你的命。”

“早早地回到天堂去？”

“你还在咬。”她把我的手拉开。

“对不起。”我坐到那只不听话的手上，“再叫我一次‘五岁先生’。”

“那么，五岁先生，”她说，“现在还是晚一点儿？”

我跳上摇椅看看手表，他说七点十四分。我可以在摇椅上撒手滑行，然后滑回羽绒被上“滑雪”。“礼物应该什么时候打开？”

“随便哪个时间都会很有趣。要我为你决定吗？”妈问。

“我现在五岁了，我得自己拿主意。”我的手指又伸进了嘴里，我把它放到腋窝下，夹紧。“我决定——现在。”

她从枕头下面掏出一样东西，我想它整晚都不见天日地藏着。是一卷格子纸，用紫色缎带缠绕着。这些缎带是圣诞节时我们收到的无数盒巧克力上的。“打开它，”她告诉我，“要轻轻的。”

我想方设法解开了花结，把纸展平，是一幅画，就用铅笔画的，没上颜料。我没看明白画的是什么，接着我把画掉了个个。“我！”就像是照镜子，但画面更丰富，我的头、胳膊和罩在T恤睡衣里的肩膀。“为什么这个我眼睛闭着？”

“你在睡觉。”妈说。

“你怎么能在睡觉的时候画画呢？”

“不，我是醒着的。昨天早晨，前天，还有大前天，我开着台灯画你。”她敛起笑容，“怎么啦，杰克？你不喜欢这画吗？”

“不是——你在忙活的时候我却啥都没干。”

“噢，你醒着时我没法画你，不然这就不是一个惊喜了，对吗？”妈顿了一下，“我还以为你喜欢惊喜。”

“我想要惊喜，也想无所不知。”

她大笑起来。

我跳上摇椅，从架子上的工具箱里拿了一枚大头针，又减少一枚意味着现在一枚也没剩下，五枚都用掉了。本来有六枚的，但有一枚不见了。一枚用来固定摇椅后面的《西方艺术的伟大杰作 作品三号：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¹，一枚用来固定浴缸旁边的《西方艺术的伟大杰作 作品八号：日出印象》²，一枚用来固定蓝色章鱼，一枚用来固定那幅疯马的画，名为《西方艺术的伟大杰作 作品十一号：格尔尼卡》³。这些杰作是跟着麦片一起来的，但章鱼是我做的。浴缸上面的水蒸气把他弄得有点翘了。我把妈的惊喜之作别在床头软木砖的正中央。

她摇摇头，“不要放在那儿。”

她不想让老尼克看见。“要么衣柜的后面？”我问。

“好主意。”

衣柜是木制的，所以我不得不非常用力地按大头针。我关上她那可笑的门，尽管我们已经给铰链抹过了玉米油，他们还总是嘎吱作响。我从板条间隙看过去，可太暗了。我把衣柜打开一道缝偷偷看，那幅秘密之作除了灰色的细线条外白成一片。妈蓝色的裙子挂在我熟睡的眼前，我指的是画里的眼睛，而裙子却是真的挂在衣柜里的裙子。

1 《圣母子与圣安妮、施洗者圣约翰》为达·芬奇著名的炭笔素描。

2 《日出印象》是克劳德·莫奈的名作之一，作于1872年，描绘的是法国阿弗里港口日出的景色。印象派运动因此画而得名。

3 《格尔尼卡》是毕加索著名的反战绘画作品，画面中有濒死长嘶的马匹形象。

我能闻到妈在我身边，家里我的嗅觉数第一。“哦，我睡醒的时候忘记吃点奶了。”

“没事。也许我们可以偶尔略过一次，现在你都五岁了，不是吗？”

“没门。”

于是她在白色的羽绒被上躺下，我也躺了下来，我吃了很多。

我数了一百颗麦片，再倒入牛奶，牛奶几乎跟碗一样白，一滴也没有溅出来。我们感谢了耶稣宝宝。我选择了融勺¹，融勺的柄上满是白色滴状斑点，那是有一次，他不小心被放在一锅沸腾的意大利面边上溅到的。妈不喜欢融勺，但他却是我的最爱，因为他与众不同。

我轻轻抚摸着桌子上的刮痕，想让它们不那么明显。她是一张纯白的圆桌，就有点儿切食物时意外留下的灰色刮痕。吃饭的时候，我们玩起了哼歌猜名的游戏，因为哼不需要用嘴。我猜对了《马卡丽娜》²跟《她绕山而来》³，但把《迎接飓风》⁴听成了《摇荡缓兮，仁惠之车》⁵。所以我的分数是两分，我得到了两个吻。

我哼起了《划船曲》⁶，妈立刻猜了出来。接着，我又哼了《足球流氓之歌》⁷，妈扮了个鬼脸，说：“哈，我知道它，这是一首关于被撞倒了再爬起来的歌，叫什么来着？”最后关头，她还是想起来了。第三次轮到我时，我哼了《无法忘记你》⁸，这下，妈没了主意。

1 是指专给婴儿使用的会随着食物温度发生颜色变化的边缘柔软的勺子，杰克称之为融勺。

2 西班牙河边人二重唱的代表歌曲，拉丁舞曲风格，曾经连续占据美国公告牌排行榜首十三周之久。

3 著名的英语儿歌。

4 一首被广为传唱演绎的爵士乐曲。

5 黑人灵歌，是美国教会福音音乐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首。

6 著名的英语儿歌。

7 一首广为流传的足球歌曲，正是依靠着这首在1998年法国世界杯期间的《足球流氓之歌》歌曲，成立于英国利兹的Chumbawamba乐队在十多年后才为世界所知。

8 澳大利亚性感歌后凯莉·米洛演唱的著名歌曲。

“你选了这样一首歌，真狡猾……是在电视上听到的吗？”

“不是，是听你唱的。”我忍不住唱起了副歌部分，妈说她真是个傻瓜。

“傻瓜，来。”我亲了她两下。

我把我的椅子搬到水槽边开始刷洗。洗碗时，我必须轻点，但是洗勺子时，我就可以丁零当啷了。我对着镜子吐出舌头。妈在我身后，我看得我的脸贴在她的脸上，就像万圣节时我们做的面具。“我希望那幅画能画得更好些，”她说，“不过至少它画出了你长什么样。”

“我长什么样？”

她轻叩着镜子里我的额头，用手指画了个圈，“跟我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为什么说跟你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圈圈消失了。

“意思就是你长得跟我很像。我猜那是因为你是我造出来的，是我身上的一块肉。一样的褐色眼睛，一样的大嘴巴，一样的尖下巴……”

与此同时，我瞪着镜子中的我们，镜子中的我们瞪了回来。“不一样的鼻子。”

“呃，你目前还长着个小孩的鼻子。”

我捏住它，“它会不会掉下来，再长一个大人的鼻子出来？”

“不，不，它只会变大。一样的褐色头发——”

“但是我的头发一直长到了腰，而你的刚刚到肩膀。”

“没错，”妈说着伸手去够牙膏，“你所有的细胞都比我的要活一倍。”

我不理解东西可以只活一半。我又看了看镜子。我们睡觉穿的T恤也不一样，内衣也是，她的没有小熊。

等妈吐出第二口水时，就轮到我用牙刷了，我上下左右刷了每一颗牙齿。妈吐在水槽里的水一点儿也不像我的，我的也不像她的。我把它们都冲掉，然后露出了一个吸血鬼般的微笑。

“啊，”妈捂住了眼睛，“你的牙太干净了，闪到我的眼睛了。”

她的牙蛀得非常厉害，因为以前她总忘了刷牙，她很遗憾，之后再也没忘了刷，但它们还是蛀掉了。

我把椅子折好，把它们放到门边，靠着晒衣架。他总是咕哝，抱怨说没地方了，但如果他站得笔挺的话，还是有很多空间的。我可以站直，但无法那么笔挺，因为我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呀。门是用一种闪亮的神奇金属做成的，九点之后会发出哗哗的声音，那意味着我应该躲进衣柜了。

上帝的黄灿灿的脸今天没有出现，妈说因为光线很难穿透雪。

“什么雪？”

“看。”她说着向上指了指。

在天窗上方，只有一点点亮光，其他部分都是黑的。电视机里的雪是白色的，但现实中的却不是，太诡异了。“为什么这个雪不会掉落在我们身上呢？”

“因为那是在外面。”

“在外太空？我希望它下在里面，这样我就可以玩雪了。”

“嗯，可那样的话它就会融化，因为这里太暖太舒适了。”她开始哼起歌来，我立马猜出那是《下雪吧》¹，我唱了第二小节。接着我还唱了《冬季奇园》，妈和声了高潮部分。

每天早上，我们有数不清的事情要做，比如把植物放进水槽，给她浇一杯水——这样就不会漏得到处是——再把她放回矮柜上的茶碟里。植物以前住在桌子上，可是上帝那黄灿灿的脸把她的一片叶子烤焦了。那片叶子掉了，不过她还剩九片，这些叶子跟我的手一样宽，整片都毛茸茸的，如果我闭上眼睛，感觉就像那是只小狗。我不喜欢九这个数字。我发现有一片很小的叶子正在长出来，这样就有十片了。

蜘蛛是真的。我见过她两次。我在桌子底下寻找她，但只看到了桌脚和桌面间的一张蜘蛛网。桌子摆得很稳，很厉害的，我用一条腿可以站很久——很多年前我就会了——但最后都会摔下来。我

1 世界最著名的圣诞歌曲之一，下文的《冬季奇园》亦是。

本来想告诉妈那张网的事，可最后还是没有，因为她会把蜘蛛网扫掉，她说它们很脏，但在我看来，它们只是特别特别细的银线罢了。妈喜欢野生动物地球上互相追逐、撕咬的动物，但不喜欢现实中的。我四岁时有一次正在观察蚂蚁沿着炉子一步步往上爬，妈跑过来把它们全都拍死了，这样它们就不会吃我们的食物了。上一秒还是活的，下一秒就变成了尘。我哭啊哭，快把眼睛哭化了。还有一次，在夜里，有个东西嗡嗡嗡嗡地在叮我，妈一巴掌把他打死在门墙上，就在架子下边一点的地方，他是一只蚊子。尽管她洗刷过，痕迹还留在软木砖上，那是蚊子偷走的我的血，就像一个很小很小的吸血鬼那样。那是唯一一次我流血了。

妈吃了那个有二十八只小宇宙飞船的银色袋子里的药丸。我从瓶身印有倒立男孩的瓶子里拿了一粒维生素吃下，妈吃的是印着网球女子的大瓶子里的。维生素是防止我们生病，回到天堂里去的药。我从没想过回那里，我不喜欢死掉，但妈说，等我们都一百岁了，厌倦了玩耍时，死亡还是不错的。她还吃了一片止痛药。有时她会吃两片，但从不超过这个数，因为有些东西对我们很好，可是一旦过了量马上就会产生坏作用。

“是坏牙吗？”我问。他长在她嘴巴上排靠后的地方，是蛀得最厉害的一颗。

妈点点头。

“你为什么不每天每次都吃两片止痛药呢？”

她做了个鬼脸，“那样我就会上瘾了。”

“什么是——”

“就像，被一个钩子勾住，因为我会一直依赖它们。确切地说，我也许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止痛药。”

“这种需要有什么问题吗？”

“这很难解释。”

妈知道所有的事情，除了那些她记不清的，有时她也会说我还太小了，有的东西即使解释了我也不明白。

“如果我不去想我的牙，它们就会感觉稍微好一点。”她告

诉我。

“怎么会这样呢？”

“这叫意志战胜一切。如果我们不在乎，那就不重要了。”

我受了一点小伤时，总是会很在乎的。妈揉揉我的肩膀，那儿并没有受伤，不过不管怎样，我喜欢她这样。

我还是没有告诉妈蜘蛛网的事。有个我知她不知的秘密，这种感觉有些奇特。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共有的。我想我的身体是自己的，我的思维也产生在自己的脑海中，但我的细胞是由她的细胞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她的。另外，当我告诉她我所想、她也告诉我她所想时，我们各自的思想就跑到了另一个人的脑袋，就好像蓝色蜡笔涂在黄色上变成了绿色。

八点半，我打开电视机，在三个频道间切换。我找到了《爱探险的朵拉》¹，耶！妈非常缓慢地转动着天线兔的耳朵和脑袋，来把画面调得更清楚。我四岁的一天，电视机坏了，我大哭起来，但是晚上，老尼克带来了神奇的信号转换机盒，让电视机起死回生。除了这三个以外，其他的频道都模糊不清，那会伤害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不看。只有当这些频道放音乐时，我们把毛毯盖到电视机上，透过灰色的毛毯听听音乐跳跳舞。

今天，我把手指放到朵拉的头上拥抱了她，告诉她我已经五岁了，能力超群，朵拉笑了。她长着浓密的头发，那可真像一顶翘着尖角的棕色头盔，这顶头盔看上去和她的身体一样大。我坐回床上，窝到妈的膝盖上看动画片，我扭来扭去，直到不再是坐在她那突起的骨头上。妈身上柔软的地方不多，可有些地方却是超级柔软。

朵拉说的话不是我们正在用的那些，她说的是西班牙语，比如“*lo hicimos*”²。她一直背着她的百宝囊背包，里面藏着她需要的一切，比如梯子，以及跳舞时、踢足球时、吹笛子时、和她最好的

1 美国儿童动画片，2000年开播。

2 西班牙语，意为“我们成功了”。

朋友猴子布茨探险时穿的各种太空服。朵拉总是说她需要我的帮忙，比如让我找一件有魔法的东西，她等着我说“好”。我大声喊：“在棕榈树后面。”接着蓝色箭头就指到棕榈树后面。她说：“谢谢你。”电视机里所有其他人都不会听我说话。每次地图都会显示三个地方，我们必须先去第一个地方，然后去第二个地方，最后才能去第三个地方。我和朵拉和布茨一起走，牵着他们的手，每首歌我都唱，特别是“翻跟斗”、“击掌歌”和“滑稽小鸡舞”。我们还要当心偷偷摸摸的捣蛋鬼狐狸。我们一起大喊三次“捣蛋鬼别捣蛋”，他气坏了，叫着“噢，讨厌！”然后逃走了。记得有一次，捣蛋鬼做了一只遥控的机器蝴蝶，但是出了些差错，蝴蝶反过来拍掉了他的面具和手套，这把我们乐坏了。

有时候，我们摘下星星放进百宝囊背包里，我选择了可以吵醒所有东西的吵闹星和能够变成任何形状的闪烁星。

大多数时候，其他星球上的人能同时几百个人出现在屏幕上，除非有一个变得又大又近，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他们穿着衣服，而不是裸露着皮肤。他们的脸有粉色的、黄色的、棕色的，或是长斑，或是长毛；血红的嘴巴和描着黑圈的大眼睛。他们总是欢声笑语。我很想一直看电视，但电视会腐蚀我们的大脑。在我从天而降前，妈成天开着电视机，后来，她就变得跟僵尸一样，就是那种一跳一跳前进的妖怪。所以现在，她总是看完一个节目就会把电视机关掉，让脑细胞在白天的时候再次长出来，这样我们晚上睡觉前就可以再看另一个节目，然后在睡觉时继续让大脑恢复。

“让我再看一会儿吧，看在今天是我的生日的份上，求求你了。”

妈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接着，她说了句：“为什么不呢？”她把广告时间调成静音，因为广告会更迅速地侵蚀我们的大脑，所以要尽量避免它们进入我们的耳朵。

我看着那些玩具，一辆很棒的卡车、一张蹦床和生化战士。两个小男孩手里握着变形金刚在打架，不过是很友好的那种，不像坏孩子那样。